

如果這一切都是假的 ——油街實現《像是動物園》

「影甚麼？哪些是作品？」攝影記者開幕日走進場館的第一反應，令策展人黎蘊賢 (Orlean) 留下深刻印象。參觀者不知所措的神態，被她借來解釋今次策展的核心概念——好奇，「好奇之奇，不單是展品有多奇趣，更在於勾起觀眾獵奇的心理」。 文：黎家怡

假收藏

推開大門走進展廳，木櫃陳列着火柴盒、蓮蓬、公仔紙，牆上又掛着懷舊古風的繪畫。場地沒有「禁止」和「請勿」的標語，也沒有拉起會「BB」響的警戒線。Orlean 憶述策展之初，意念只停留在第一個展廳。當團隊集中火力蒐集藏品時，一晚她忽發奇想，想起電影「戲中戲」的概念，故在今次策展引入劇場元素，將空間延展至時間的填滿。

藏品多從日常生活取材，藉着空間的錯置，營造出趣味的經驗。Orlean 提到第一個展廳那懸在半空的樹枝，「樹枝明明只是一些很普通的東西，但它這樣掛起來，就會引起觀者的興趣，甚至認為那是收藏品」。

又如第二個展廳，甫進入這空間，「管理員」告訴你：「這是倉庫，平日都不對外開放，今日給你參觀」，恍似小說的前設，接下來

由觀者繼續編寫。十五分鐘的「參觀時間」，觀者戴上耳機聆聽關於這空間過去、現在和將來的獨白，憑眼前流動即興的表演，想像故事的前世今生。「管理員」時與觀眾互動：主動介紹、回應觀者問題，有時亦會選擇保持緘默。塵封鐵架上排列着那十數個圓形金屬圍籠，有動有不動，但都是普通不過的款式。要是在街角的雜貨店遇上，我們準不會把它們看上眼。此時此景，觀者大概都會覺得它們帶點什麼收藏價值吧？然後，大家就不自覺地，落入策展人設定的那關於好奇的試探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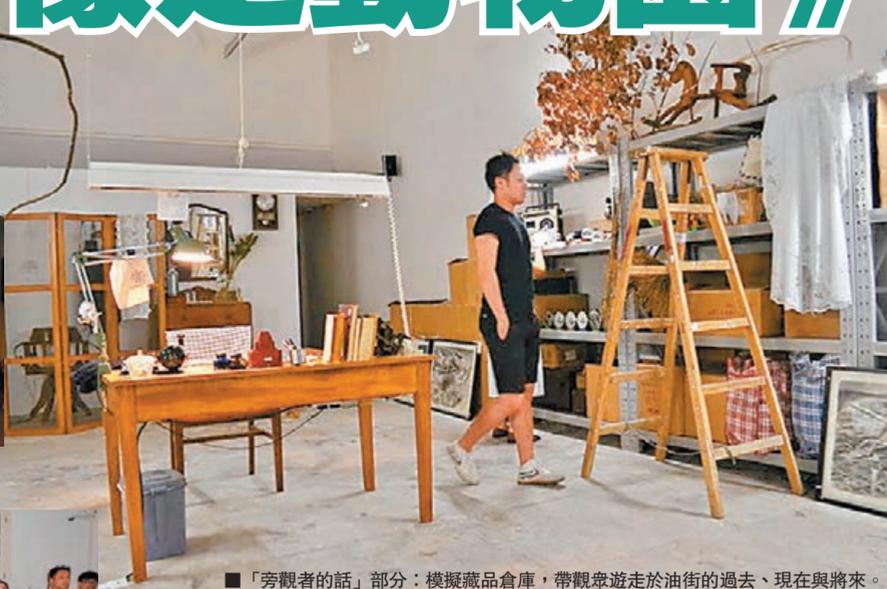
當觀者投入在虛構的倉庫中，落力飾演參觀者的角色時，「管理員」帶他們離開，來到幽暗的房間。第三個展廳有一座電視箱似的黑盒，裡面放着一本仿造的古書，投映出重點文句。房間一角的椅子上，有文本的影印本供人細閱。



「收藏家的話」部分：展品中有創作品，亦有收藏品，叫觀眾難辨真假。



策展人 Orlean 簡介展覽，並感謝參與藝術家的投入。



「旁觀者的話」部分：模擬藏品倉庫，帶觀眾走於油街的過去、現在與將來。

真做戲

展覽題為「像是動物園」，場地卻找不到半件生物標本。動物園在哪裡？策展人 Orlean 笑言這問題問太多，簡而言之，展覽概念在於探討博物館作為「Cabinet of Curiosity」的意義。十六、七世紀時，博物館的定義涵蓋動物園，收藏奇珍與養各種珍禽異獸一脈相承。從最初的私人遊樂，到邀請友好，再到後來對外開放，博物館的形式幾經變遷。這次展覽放棄了當代博物館通常使用的白牆，偏卻帶着觀眾，回到雜亂無章地擺放的原點。參觀的人帶着期望入場，期望在展覽中找到千奇百趣的藏品。事實藏品卻極度日常，疑幻似真。真創作偽藏品交錯並置，令人無法分辨物品存在的價值。表演者與參觀的人即時互動，打破觀展的沉悶，甚至讓觀者以為自己參與其中。展覽最後一站回歸文字，彷彿在說真偽已經不再重要，惟有走過三個展廳，觀者現場目睹、當下耳聞的經驗，才是真實的存在。

作為客席策展人，Orlean 邀請了五個背景不同的藝術家參與今次的實驗，包括繪畫的區華欣、攝影的黃鴻飛、裝置藝術的伍詠勁、劇場的馮程程和音樂的許放山。Orlean 強調，「我想做一些比較 collaborative 的東西，可能是因為我劇場的背景吧，一開始就沒有做聯展的打算。」所以五個參展的藝術家沒有仔細分工，而是不斷分享作品，交換再創作，以互相呼應為目標。創作人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誰都沒有階級性的權威。即使是策展人，Orlean 也如此形容：「這不是劇場，因為沒有文本，也沒有演員讓我去導，每一個藝術家都是創作人。」在這麼一個獨特的設定下，角色不斷流變，實驗過程漫長而艱苦，卻又趣味處處。經過一年的思潮激盪，動物園裡的珍禽異獸已經準備好了。展覽只在空間角落埋下伏線，劇本還是由參觀的你來完稿。

在大量複製極容易的後現代社會，物品的原創性或已經無法考證，也逐漸失去價值。我們對於事物的觀感，亦隨着對於空間的論述而改變。我們以為是古蹟，以為是真倉庫，原來都是虛構的。「像是動物園」展覽的三部分，分別代表收藏家、旁觀者、主人。觀者唯有走到最後的視點，才曉得原來一切也不過是一場空，但走過三個展廳期間所有人與物的交流都切實存在。藏品，空間或許都是假的，只有感覺最真。



「收藏家的話」部分：展廳開放，展品也可供觀眾觸摸，親身探索。



「旁觀者的話」部分：檔案夾記錄近年城內發現動物足跡的剪報和文章等，呼應油街作為填海所得地皮當中人和自然的關係。



「主人的話」部分：藉着閱讀古書，直接揭示隱喻的謎底——歷史。

創作對談 採訪：Jasmine

鄧啟耀《自然非然》： 每一次臨摹都是獨一無二

清初山水畫大師石濤提出「借古以開今」之說，意指畫家透過臨摹體現前人對自然的崇敬，從而探索自己的創作方向。然而，當藝術家只滿足於「臨摹」，或停留在為「臨摹」而「臨摹」的階段，這其實與「複製」無異。在作品《石》中，鄧啟耀重複繪畫同一的石頭，並將針孔高清攝錄機安裝在毛筆上，以慢鏡清楚展示筆、墨和紙之間的變動，目的就是希望說明每一次臨摹都是一個獨一無二、無法複製的經驗。

除了擷取自然景象，鄧啟耀也嘗試以寫生和錄像讓觀眾感受都市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他覺得人對於一個陌生的地方的第一印象，很多時候取決於一張遊客地圖。因此，地圖對於人了解城市起着指導性作用。在《印象紀錄》和《樹木紀錄》作品中，鄧啟耀描繪了城市中自然環境的角落，並標記於遊客地圖上或以地址標示。這些自然物像沒有地標性，但卻同樣隱含着城市的故事。藝術家希望這個地圖圖錄能夠用另一個角度描繪城市，讓人重新思考、審視自己與自然於城市生活中的關係。

您怎樣理解人、自然與城市之間關係？

鄧：自然是自有永有的，世間萬物都在於其中，而人亦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我相信人本有着與自然通感的關係。當人不斷發展城市，自然成了城市的犧牲品。犧牲除了消失之外，它亦失去了生命的魄力。在香港，路兩旁種了一棵棵的樹，成了人與路之間的一道「自然」的屏障；地上幾尺方格中插種不同的植物，雖然它們仍能生存，但滿是枯枝枯葉。人與自然產生了一種情感上的距離感，它成了人發展城市的一種工具，難以作出感觀上的溝通。

為何想透過將水墨教科書上的樹臨摹到紙上，倡導人們親身接觸自然？

鄧：在我早前學習中國山水畫時，老師介紹了《芥子園》一書，並教授不同的樹法、石法等不同的筆法。那我便跟着這一定的模式學習山水畫，但當我去寫生的時候，這等筆法的法則完全與



自然不符。於是，我便透過臨摹水墨教科書上的樹的模式，表現這方法與現實的差距，從而表達樹本無定形，每棵樹在我們身邊都是不同。

道家思想怎樣影響您的創作？

鄧：道家思想讓我認識到自然與我的關係和教我如何感受自然，因我早以失去這個能力。

作品《石》反覆繪畫同樣石頭的想法有何寓意？

鄧：我重複繪畫着一塊我未曾看見，而又貌似在中國山水畫常出現的石頭。每次，我繪畫石頭的形狀和所用的手法大體相同。但每次的落筆卻是透過每次的「體驗」而造成。同時，我將針孔高清攝錄機安裝在毛筆上，紀錄着繪畫石頭時，以慢鏡展示影像，清楚表現筆、墨和紙之間的變動，並挑戰着當中的關係。在畫面上，這只是一個視覺符號，而每塊石頭的不同卻藏在筆墨之中。

展覽《自然非然》
時間：9月5日至10月7日
地點：Artify Gallery (柴灣嘉業街18號明報工業中心A座10樓)

「庚子畫友邀請展」 見證香港水墨畫發展史



參展畫作《天埔漁村》

日前，「庚子畫友邀請展」在吉齋畫廊舉行開幕典禮，是次畫展由吉齋畫廊主辦，本港書畫界前輩蕭滋先生及張錦華先生（文化藝術界）協辦，而為是次展覽捧場的嘉賓更是本港書畫界的重量級人士，其主禮嘉賓包括中國書協香港分會主席施子清博士、庚子畫會資深會員歐陽乃沾先生。而不少本港資深的書畫界人士也參加了是次展覽的開幕禮。

庚子畫會是活躍於上世紀5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香港重要畫會之一，始於任真漢、鄭家鎮、趙世光和李汛萍及其他畫友之雅集聚會，成立於1960年，並舉辦第一次畫展，因是年為庚子年，遂名「庚子畫會」，以研究中國畫為宗旨。

據蕭滋先生介紹，「庚子畫會」以水墨畫為主，但不拘泥於傳統和創新，各種風格，百花齊放。會員亦來自四面八方，既有傳統水墨功力甚深者，亦有西畫出身、漫畫大師，以至新聞、攝影工作者、作家和教師……學術方面，既鼓勵旅行寫生，又提倡中國傳統的文人雅集。由於與內地的美術界關係良好，曾多次組織會員到

黃山等勝地旅行寫生；而雅集則幾乎每兩週一次，風雨不改。此外，蕭滋先生還表示，今次展覽的一大特色在於，「庚子畫會」結束差不多已四分之一世紀，會員們不少已經去世，仍在世的不少也已失去聯絡。因此只能在仍有聯絡的幾位畫友中互相設法籌集展品，重點是已故前輩畫家的作品。因而，就本質而言，是次展覽的作品其實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也非常珍貴，是香港一個時代的水墨畫發展史的見證和言志。

至於為何舉辦今次展覽，則有資深書畫界人士表示，當前的香港美術界知有「庚子畫會」者已經甚少！庚子前輩畫家知者亦不多了！因此，吉齋主人張穎女士一提出辦展，書畫界友人就建議辦一個介紹「庚子畫會」的展覽。使後人不要忘記原來香港上一世紀還有這麼一個有分量的畫會及其畫家們。可見，從藝術史的傳承以及藝術作品的發掘角度而言，這是非常重要的和關鍵的舉措。

據悉，本次展覽將會一直持續到9月13日，開放時間為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6時30分。展覽地點則是位於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131號中財中心2樓的吉齋畫廊。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施子清博士(中)發表致辭

西藏多派唐卡亮相國家博物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導）為期10天的「西藏唐卡藝術——多吉頓珠、丁噶唐卡作品展」已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展，60餘幅題材多元的西藏多派唐卡向世人展示了新唐卡藝術的魅力，以及作者在傳承與創新中對民族傳統價值觀的尊重。

唐卡作為「藏密文化」的概念正逐漸被世人所知，內容涉及藏族的歷史、政治、宗教、文化和社會生活等諸多領域。60餘幅作品中不僅包含了藏傳佛教題材，還有一些現代題材。其中，一副名為「溫暖」的作品，描繪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視藏族孩童的場景。談及多派唐卡與傳統唐卡的不同之處，西藏拉姆拉薩唐卡畫院院

長、多派唐卡創始人多吉頓珠稱，在繼承噶當、勉唐、噶孜風格和傳統技藝的基礎上，他與畫院副院長丁噶率領藝術團隊創新出了「多派繪畫」的新風格，將藏漢、古今、宗教、藝術等元素融合在一起，把具有宗教功能的藏傳佛教唐卡與具有審美功能的藝術唐卡，從題材、配置、風格上區別開來，這樣既保留了對民族傳統價值觀的尊重，又滿足了市場需要和利益訴求。

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副會長辛旗表示，如今，包括唐卡在內的各類西藏文化表現形式，正處於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多吉頓珠和丁噶兩位唐卡藝術家在吸收和繼承傳統各派唐卡藝術影響的基礎上，通過創新實現傳承。